

大陸
海洋漫
遊記

大陸海洋漫遊記

庫布里克著 相魯之 王懋堅合譯

正威出版社

1953

ГЕОРГИИ КУВЛИЦКИЙ
ПО МАТЕРИКАМ И ОКЕАНАМ

ЛЕТГИЗ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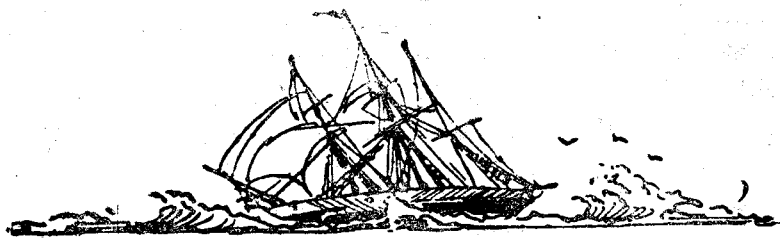
大陸海洋漫遊記

著者 庫布里茨基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譯者 相魯之 王懋堅 出版期 1953年6月滬初版
1953年9月滬再版

正風出版社

出版部：上海滇池路100號
編輯部：南京西康路44號

書號 207 印數 5001—10000 定價頁 286 ☆有版權☆



原 序

這本書敘述的是幾次旅行、探險和發現的事蹟。

從遠古時代人類就旅行了。在古遠的石器時期，在人類離開洞穴經過密林去尋覓食物時，他們就發現了富產魚類的河流，記憶了古象出沒的地點。這些原始旅行家的活動範圍還非常狹小。

但是人類一代代地不斷推廣活動的境界。遠在紀元以前，腓尼基人已經圍着非洲航行了。千餘年前，俄國人就勇敢地去旅行，“從天涯到地角”，從斯堪的那維亞的山區到波斯普魯斯的溫海。他們的世界已經寬廣複雜了，但是，未曾揭露的疑謎仍然很多。很多海面、河流和整塊的大陸，仍然是世人所不詳的。這些地方引誘了那許多勇敢的人士，他們經常準備着離開溫暖的家庭登上搖動不定的甲板。這些人整年出去探尋，旅行，有時甚至旅行幾十年，他們領略了新發現的愉快。全球地圖上的“白斑”逐漸減少了。

現在，人們到處旅行，再過幾百年，當然，還是要旅行。也許，到那個時候已經是在遙遠世界裏追逐驚人發現的星際旅行了。但是坐在星際飛船裏的依然是那些不安心、不厭倦、總不以已經知道的為滿足、老是準備冒着生命危險、以求多見多聞的人。

這本書裏所敘述的，不僅是那些著名旅行家的成功的探險和出色的發現。同時要知道，還有那些普通旅行家，他們的姓名雖然不是人所共知，但也作了很多有益的事業；失敗的探險也幫助了共同事業，最低限度可以學學他們的經驗，不重犯他們的錯誤。最後須要指明，有些重大發現是出乎意料的，而其他一些似乎並不重要的發現——却化費了大量勞動與很多的努力。

這本書裏所記載的旅行家和探險人士，有：地理家，商人，北極地區研究家，醫師，考古家，礦業工程師，海員，登山家，作家，航空家，教師，

地質學家。在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乘船航行過熱帶海洋，或是穿過淡青色的北極冰塊，另一部分在駱駝背上，顛顛簸簸渡過沙漠，第三部分乘飛機航行，第四部分潛入海底，第五部分則徒步跋涉穿過大陸。他們旅行的時間既不相同，他們旅行的目的也不一致：有的是查尋河流發源地或古城遺址，有的是考察人民生活，有的是發現新的陸地與島嶼，有的是鑽求我們地球上遠古的祕密。他們是看見了很多事情，經歷了很多事情。他們的日記和信札敘述了地球自然界中說不完的種種形狀和宏偉森嚴的現象。這些日記和信札也敘述了幸運的遭遇和不能挽救的失敗，敘述了奇怪的故事和危險的探險。

但是，不管遭遇怎樣艱苦，旅行家中從來都沒有人後悔他當了旅行家。

我們生存在勝利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國家裏。我們人民對自己的國土要全部瞭解，要以主人翁的態度偵察大地富源，要力求徹底查明所要查的地方並且改造這地方的自然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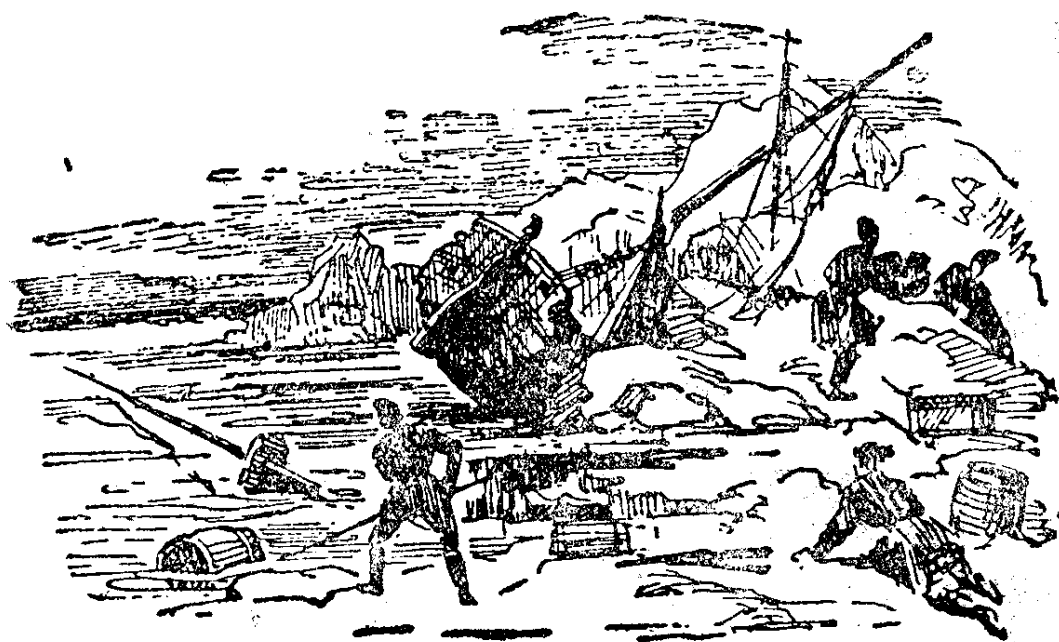
我們每個人面前都有很多引人入勝的崇高動人的事業呢！

可能是本書的讀者將來也要實際去嘗試旅行和發現的幸福。讓他效法剛毅的人的精神，學着奔向目的，借鑑過去失敗的人的經驗，學着去避免錯誤，效法觀察精密和考慮週詳的考察家，學着毫不疏忽毫不遺忘地留神審視周圍一切吧。

目次

原序

無人島上的發現.....	1
大陸邊區.....	10
在阿拉斯加沿岸.....	22
南極洲.....	31
深入泰麥爾地區.....	50
到尼羅河發源地去.....	73
以及其他.....	85
西伯利亞七萬俄里.....	93
環球航程.....	108
亞歷山大拉·鮑坦寧娜的最後旅行.....	126
找不到金圓的金圓國.....	138
兩位艦長.....	150
死城之謎.....	164
一艘砲艦的航行.....	178
訪天外奇客.....	188
“意大利”號的失事.....	207
水底考古家.....	221
斯大林峯.....	228
德史克—塔史山洞.....	242
找尋礦石.....	252



無人島上的發現

『諾爾德』號在拉泊特夫海上已經航行很多天了。舷上的人們測量着水的深度，把海底淺灘載入地圖，他們正找尋航路，向那個只有鳥類出沒的小島駛去。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種工作，但是過於單調。又加上秋季將臨，寒風刺骨，隨時都會飄下初雪來。

『諾爾德』號靠近了法皆宜羣島、這地方位於亞洲極北點——車留斯肯角——東南一百三十公里。在這些荒島上本來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但是這些富有求知慾和好追根尋底的海員們還是要在這裏查看查看。他們打算把這些島的地圖畫得更準確些。

划着救生艇靠了島岸。四個人從艇中跳出來，沿岸走去。他們是十足的北極專家，很知道在探險期間，甚至對那些乍看起來似乎完全不重要不動人的東西，都要加以注意。有一個人向一堆亂石走去。他的喊聲使其餘的人也急忙往那裏跑：

——你們看看，這麼些鍋！真是奇怪！

的確，有幾口半裝着海岸石子的銅鍋豎立在石堆旁邊。在荒無人烟的海島上，這是從哪裏來的呢？

小心謹慎地掀開了石塊，海員們把鍋提出來了。

——原來這是古代的食具，——一個海員看出來了。

看得出來，這幾口鍋已經在這裏放了不少年代了：銅已經黝暗無光，生滿了綠銹。

——這是一整套傢具呢！——另一個翻動石塊的海員驚奇地說。

那邊放着粗製的小輕鐵鍋和炒勺，還有一堆破爛衣服，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些腐爛毛皮和獸皮碎片。

——剪刀！

真的，沙子裏突然露出一把銹壞了的剪刀。又掘了一會兒，竟找到了銅鈴，藍色珠子，銅梳子，斧子。

這些物件是誰放在這裏的，或者說是丟在這裏的呢？是在什麼時候呢？

這是很值得思索的。偵察員們回到了“諾爾德”號敘述了這個發見以後，誰也記不得有哪個探險隊曾到過法皆宜羣島。哈里唐·拉泊特夫到過法皆宜角，阿夢遜也到過。但是，在這些島上……沒有，任何一個旅行家也沒有在法皆宜羣島上逗留過；最低限度，從來沒有一本書提到這件事。那就只有在沿岸岩石中去找尋答案了。

過了幾天，爲着考察這件事，有一個完整的探險隊從“諾爾德”號到了這島上去，進行了發掘。出土的有錫盤，古式土槍，耳環，毛皮碎片，各種零星傢具，最後還有很多銀幣。

——“沙皇與大公”，——有一位海員好容易才辨清了銀幣上的字樣。
——同志們，我們的祖父們到過這裏！

——也可能是曾祖吧？——另一位說。

在這幾天內，“諾爾德”號上都在談論這些發現。大家都惋惜着，探險隊中沒有人懂得考古學。要是有了考古學家在場，早就能說明這些發現的東西是屬於什麼時代了。同時還惋惜，拉泊特夫海的航期已將結束，不能任意騰出時間來繼續發掘。所以決定把發掘的地方好好地掩蓋起來，以免後來考古學家埋怨這些海員多管閑事，把一切都弄糟了。

“諾爾德”號在離該島不遠的地方開始過冬。厚厚的冰封結了海面。悠長的北極夜開始了。留在北極過冬的海員們在荒涼的冰原上迎接了一九四一年。當春季的初步象徵已經出現，地平綫上漸漸明亮的時候，他們就儘量遠涉，去尋覓流木——順河漂入海洋、又經海潮冲到岸上的樹木殘塊。這種流木是在北冰洋沿岸過冬的人所期望的唯一燃料。



有一次，一位探險隊員乘着橇去尋覓流木，到達了離車留斯肯角比離法皆宜羣島還近的新木斯灣。拖橇的馴鹿正在三月裏的冰雪上奔馳，乘橇人突然把牠們勒住了。

他看到離這冰結着的海不遠的岸上，有一所好像小木房的殘蹟。木材已經發黑，而且非常破舊。乘橇人聯想到銅鍋和古幣。他好好地記下了這個地方，以便化了雪以後再到這裏來。

正當北極的盛春，“諾爾德”號上的人們又出現在這個殘破小木房旁邊了。真是奇蹟！這地方底下掩埋的物件，和法皆宜羣島上所發現的東西完全相似。這裏也有銅鍋，琉璃珠子，餐具，銀幣，銅鈴，毛皮碎片，呢子塊。此外，還找到了一個羅盤一個日晷。離小房不遠，在海岸上有一堆破散木板，顯然，是一隻什麼船的殘骸。

海員們都發生了這麼一種想法：這裏發現的人類殘骸，似乎是，默默地敘述了一批無名航海家所遭遇的命運。

發現的物件都運往大陸上去了。這些東西使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派專

們的探險隊到了法皆宜羣島和新木斯灣。終於找到了懂得這些啞叭證人——這一切琉璃珠子，銀幣，古代傢具——的人。於是大部分都逐漸明白了。

* * * * *

一隻平底船慢慢地離開了海岸。

曼加再亞的景色已經完全陳列在面前。木寨裏面可以看到三座教堂，市長公署，客棧。大街上商店門旁聚集着一些“實業人士”——捕獸的獵人。他們正在採辦熟皮，食鹽，糧食，狩獵用品，準備出發打獵。

平底船停在曼加再亞港口，往船上和岸上來回地搬運着麵粉。這些小船兩天以前剛剛從西方開到這裏，準備開往遙遠北方的塔茲河。

——我們走的航路既艱苦，又傷心，還飽受了狂風驚恐，——一位鬚髮蒼白的舵手在訴苦。

他敘述了在鄂畢灣狂風巨浪如何地包圍了他們，如何地沉沒了一隻船。並且說到遇險的人們如何在巨浪中掙扎，如何親眼看着他們淹死。這就說明，往這個靠近北極圈的西伯利亞新興城市——曼加再亞航行，是件危險的事！

大家留心去聽舵手的話，都默默不語。在圍着聽他講述的人中，就有預定今天離開曼加再亞的人。他們的船隻已經準備啓航了。

——可是你們，善良的人呀，準備往哪裏航行呢？——舵手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向他們問道。

被問的人互相看了一眼。

——遠的很呢！——有一個人含含糊糊地答道。

——我們要背着太陽走去，——另外一個人又補充了一句。

舵手失望地攤開雙手。

——這樣說來，是到葉尼塞河去嗎？

——也許還往遠處去呢。

……接着他們就開船離岸了。圍繞着曼加再亞的木寨漸漸看不見了，順風迅速地催動着船隻前進。

他們對這個勇敢事業曾經深加考慮。的確，他們的平底船造得很堅固，油漆得也很好。在小“官艙”裏隨時可以躲避惡劣氣候。一切攜帶的物品都很充足——有弓、箭、斧子、也有各種貨物：琉璃珠子、銅鍋、錫製餐具、針等。甚至還有土槍。爲着海上航行，還有羅盤和日晷。總之，這隻船的裝備可以說是盡善盡美的了。

要知道，這是要往陌生區域航行呀。曼加再亞越來越小，漸漸就變成一撮黑影了。據說，過了葉尼塞河口，有一個遙遠的地方，那裏有各種知名和不知名的軟毛獸。曼加再亞人已經向東方作過試探性的旅行，到過扁新河，曾經沿着葉尼塞河支流——下東古斯克河向上游航行。去的人個個都是滿載而歸。既是這樣，爲什麼不從海路越過葉尼塞河和扁新河口到這陌生的富庶的地方去呢？

……航海的人沿着泰麥爾半島海岸航行。他們的船雖小，但是却靈活輕便，可以繞過沙洲和海礁，緊靠着海岸航行。這時早就見不到村落的炊烟和人類居住的痕跡了。北冰洋的波浪濺着船舷向前奔馳，衝向那低低的沒有植物的使人惆悵使人喪氣的海岸。

——遠下去了！

航海的人每天早上都抱着希望向遠處瞭望：海岸向南折轉沒有？但總是失望，這個海灣中伸出的海岸綫仍然向北伸張。現在想折回去已是晚了：半路中遇上了冬季，大家都希望着趕快航到有北方人民居住的地方。到那時就可以買賣東西。可以打聽打聽富產毛皮的地方，從事打獵，過上兩三年就能帶着豐富的收穫返回曼加再亞了。跟北方人民是可以和睦相處的。聽說他們住在水裏，不能在陸地上住，一住到陸地上皮膚就要破裂。還說這些人的嘴長在頭頂上，把食物放在帽子裏，然後上下幌動兩肩，以便容易吞食。這都是胡說八道。很多航行家和北方人接觸過：他們和普通人一樣，只是稍微黑些，眼睛略斜一點。他們住在毛皮蓋着的小棚子裏，打獵爲生，性情和善。

有一天航海的人醒來一看，他們躲避過夜的海灣岸上變成了白色。糟糕——冬天到了！

——到了穿皮衣戴皮帽的時候了，但是路程還不知道多麼遠呢，——一個最胆怯的人抱怨起來了。他很害怕：只怕流動着的冰塊要撞毀他們那完全用木材製成的小船。

舵手嚴厲地看着他說：

——喂，爲什麼洩氣？難道說從前諾夫格羅德城的人沒有在嚴寒的冰海裏航行過嗎？難道他們的船比我們的堅固嗎？可是他們終於通過了冰塊光榮地歸來。也該怕她見笑……

他用下頷指了指那個正注視着舵手的、頭上包着首帕的年輕女人。本來大家不願意帶着她，但是她堅決要求隨着她的愛人航行。從來沒有聽到她發

過一次怨言，找過一次斃扭……

有一天，繼續向東北伸張的海岸，突然被薄蓋着一層雪的黑色岩石海角截斷了。

舵手看着羅盤上的指南針，臉上現出了笑容。

——原來，我們已經到了這片陸地的最北邊了，——他說。

天氣晴朗，能看得很遠。往前，已經能夠看到海岸綫開始向南彎折了。

——唔，可以快活了！

——舵手興奮地說。——現在要往溫暖的地方航行了！

船慢慢地繞過了海角。浪花沖濺着船舷。從岸上匍匐地起着雲霧。

就在這個時刻，這隻小船完成了以後好幾代航海家所不能照樣辦到的事：由海路繞過亞洲大陸極北部的突出點。

往南去，趕快往南去！但是太陽在白天的行程越來越短。現在，就是到正午它也昇不高了。海洋喘着寒氣。況且這時還吹着頂頭風，只好躲避在小灣裏，消磨時光。

現在，舵手也發愁了。冬天追上來了，而岸上所看到的，老是那些討厭的苔原。

——喂，弟兄們，顯然，我們得在這裏受罪了。

往前看是一片冰原。往南沒有去路。近處是一個海角，它後面是海灣的黑水。舵手把船向那裏開去。的確，那裏也是一片不毛之地，不是妥善地方；但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人們上了岸，把一切財物搬運上來。檢集了些流木，築了一所過冬的小房。修得很堅固，防備寒冷侵入，還用石塊築成了爐灶。製造了小型雪橇，以便往遠處去拖木柴。

北極夜開始了。起初航海家們並不發愁。用古象牙刻成的棋子整天下



棋。其中有一位原來是個技巧匠人，他把刀柄鑲上了錫花紋。他們很少出門，因為外面狂風怒號，下着大雪。

後來存儲的黑麵包乾和燕麥粉都吃光了。

——不要緊，打獵也能維持生活！

但是，他們在這冰天雪地裏只是來回白跑；原來，苔原上死氣沉沉。只有一次在北極光的照耀下看到了鹿的蹤跡。土槍一響，血濺雪地。新鮮肉有了！

那天他們有了豐盛的筵席。主婦煮熟了鹿肉，每人拿了一大塊。餓慌了的人們是多麼饞呀！他們心裏又愉快了。

——噉，既是打到了一隻，別的也跑不出槍口去……。無論如何，都可以支持到春天……

但是，大概這隻鹿是偶然跑到這裏的：鹿羣早已深入苔原，往南去了。出去打獵的人總是空手回來——精疲力竭，飢寒交迫，焦急煩惱。不錯，有時可以打到白狐。沒有辦法，就只好吃狐肉，皮張，隨地丟去——顧不得狐皮了。

……早上，已經不能全體都從鋪上起來了。這班苦於飢餓和疾病的人都蓋着皮大衣，什麼都不管了，只是不斷地呻吟。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支持到重見春季太陽。還能苟延殘喘的人開始考慮——往後怎麼辦呢？大船在冰塊流動時已被擠破了，只剩下一隻小船。

——向前航行，往南去，——一部分人說。

他們相信，他們過冬的地方離游牧民族的寄居地點不遠。但是，有些人被陌生的荒區嚇怕了：

——只要稍微積下一點力量，就向後轉。海洋上過不去，可以從陸地上走，沿路還可以獵取禽獸呢。

但是沒有商量出結果來。到底該怎麼辦呢？只有各奔前程了。把所有的東西都合起來，把錢都數清，像弟兄一樣平均分配了。留在小房的人們呆呆地看着他們的難友向遠處走去。

但是海洋掀起煩愁的紋波，翻起了巨浪。航海家們好容易到達了一個小島，剛剛把自己的東西搬運上岸，巨浪就把他們的小船沖到岩礁上撞毀了。

……無論是留在小木房裏的人，無論是在島上找到暫時避難所的人，都沒有機會再看到故鄉。也許是，飢餓使他們致死，也許是，壞血病……

* * * * *

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完成了一次最出色航行的人的事蹟，埋沒了幾百年。在“諾爾德”號海員在法皆宜島發現古代銅鍋以前的時候，對於他們的成績我們連一點都不知道。

但是怎麼能證明這次航行大致上跟我們剛剛所敘述的相符呢？難道說在檔案中找到了關於這次探險的什麼文獻嗎？

不是的，這種文獻直到現在都沒有尋獲。

唯一的證明，只有“諾爾德”號探險隊發現的東西，以及以後到過發掘地的西伯利亞歷史名家——蘇聯偉大考古家奧克拉德尼考夫的發現；他的大名在本書中還能看到。

在懂得古物的人看來，每件古物都能說明它自己的來歷。

銀幣說明了這個探險隊是在什麼時候裝備的。找到的硬幣很多——三千多枚。三分之一係伊凡雷帝時代鑄造的。有很多是費道爾·約安諾維赤和波里斯·戈都諾夫朝代鑄造的。還有偽德米特里，瓦西里·淑衣斯基和米哈依爾·羅曼諾夫朝代的。但是後來幾代的很少。這就是說，探險隊是在一六一三年以後不久出發的，因為當時米哈依爾剛剛即位，還不能發行大量貨幣。

其餘的發現品補充說明了這些航海家的事蹟。

當然，小木房是在冬季以前築成的，——因為在嚴寒的時候不能造得那麼堅固。他們打死過鹿，——房子旁邊的殘餘鹿角可以證明這點。他們打死過狐，因為這裏有狐的骨塊；但是他們對於狐皮却不感興趣，因為冬季狐皮“大衣”的碎片一點也沒有遺留下來。

船上曾有一個女人，大概，她就是世界上最初到北極去的一個女旅行家。在發掘時找到成縷長髮，繡花的女人提包和裝飾品，這些東西只能為女人所有，航海家是根本用不着的。

航海家們在春季分手了。所以在島上和海灣岸旁的物件是這樣相似：本來是從一個地方分出來的。

可能是，這次航行的詳情有些地方不完全和上面敘述的相符。但是，確實的詳情，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

這些勇敢的俄國旅行家是當時最有經驗的航海家，他們已經會使用羅盤和日晷，但是他們的名字誰也不知道。現在，誰要是到古代文獻中去查覓這一次探險的事蹟，也只有小木房廢墟中找到的一把刀，刀把上寫着的唯一的

名字“阿加基·木拉格”，可供參考。不幸，塞在刀鞘中的一塊羊皮紙已經不大完整了，上面勉強能分辨出“勳位狀”字樣。如果能經研究家查明，我們就能知道這張勳位狀是誰的，也用不着對這次探險的各個疑團浪費腦力了。

* * * * *

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八日著名旅行家諾登塞爾德的兩艘海船出現在車留斯肯角對過。桅上升起了慶祝旗。船上鳴起禮砲，驚得白熊四散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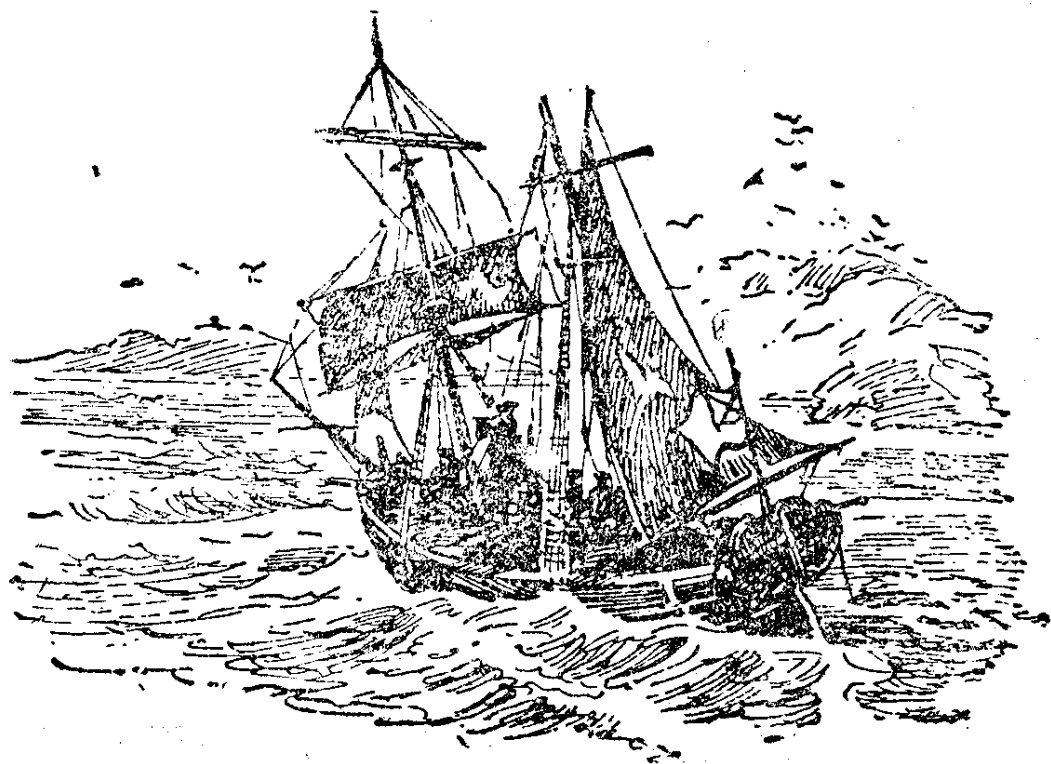
“我們到達了幾百年以來人們力圖達到的偉大目的。船隻第一次停泊在舊大陸的最北端”——諾登塞爾德在這一天這樣記述。

如果他的船隻在前進的航程中，在法皆宜羣島附近放下救生艇派人登陸，那末這位旅行家就會塗掉他日記中後來傳遍世界的這幾行字。他就會知道，在他以前兩個半世紀，不知名的俄國探險隊，就由海路到達亞洲最北端的這個海角了。

但是諾登塞爾德的船隻越過了法皆宜羣島。第一個由海路到達車留斯肯角的光榮，名不符實地歸屬了這位旅行家。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了真實情形，而這個真實情形的光芒使我們更為我們的光榮祖先而驕傲，也許，這些人的姓名將要傳遍世界。





大陸邊區

勒拿河的急流很快地把船沖向北方。一七三七年七月底這隻船已出現在勒拿河河口了。這裏有無數天鵝，鴻雁，野鴨在沙洲和籠罩着青草及小灌叢的低窪島面上空飛翔。在蔚藍的天空中，偶而有雅庫特帳幕中上昇的煙影。這隻突然出現的船不久就消逝了。

海軍上尉哈里唐·拉泊特夫船長怎樣也沒有預料到，在這條水勢很大的河口竟會有這麼多沙灘。一旦擱淺，就不能到達海洋了！

但是站在舵旁的領航官西敏·車留斯肯，臉上却露出有把握的鎮靜的神情。他沉着地發佈命令，橡木船“雅庫次克”號——一隻很像大救生艇的沒有甲板的小木船，——渡過了很險的沙灘，順利地順着曲折蜿蜒的航路前進。

拉泊特夫知道，領航官並不是第一次在這裏指揮船隻。四年以前，“雅庫次克”號也在勒拿河裏航行過，當時船完全是新的，還發着油漆氣味。車留斯肯當時是領航官，指揮船隻的是帶着妙齡愛妻航行的浦朗奇實夫。他們都是滿懷希望抱有成功信心的人。但結果呢？現在只有那遙遠北方海岸上的十字架，使人憑弔那次航行的悲慘後果。船長和他的賢貞情侶長眠在這十字

架底下。當時旅途中的艱險不計其數，兇惡的壞血病咄咄逼人。要不是自告奮勇接任指揮“雅庫次克”號的車留斯肯，那麼，船和其餘的人很有可能都在冰中同歸於盡了。

……在彼得堡，在海軍部裏預先告訴了拉泊特夫上尉，要委派他一件危險事務。他，拉泊特夫，應當完成浦朗奇實夫未能完成的任務：由勒拿河口向西航行，繞過泰麥爾半島，畫明任何人都不清楚的海岸綫。

當上尉正在追念他的先驅者的命運時，船已越過了三角洲中那幾個籠罩着稀疏白苔的小島，駛入了一望無涯的大海。海面上巨浪翻騰。船上有的隔板軋軋作響，第一批鹹水浪花已濺濕了甲板。

——乾淨的很！——拉泊特夫很覺驚奇。

的確，在黑色的浪濤中看不到一點冰塊。這樣順利的開端使拉泊特夫很感愉快。他還是北冰洋航行隊中的新手，所以他以為冰塊已退往遙遠的地方去了。車留斯肯注視着他，只搖了搖頭。

掛起篷帆，“雅庫次克”號轉向西去，沿着海岸航進。不久風向改變了——起了北風，同時帶來了冰塊。

“雅庫次克”號在冰中前進，到達了一個河口。車留斯肯脫了帽子：

——鄂勒內克河。我們的那位船長就埋葬在這裏……

現在整個海面，凡是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都已經被冰塊掩蓋了——有的地方是耀眼的雪白，有的地方是玻璃般的淡青，有的地方由於溶有鹽質而顯出黃褐顏色。

從這天起，拉泊特夫才真正瞭解了在結冰海面上航行是怎麼一回事。掛着帆安安穩穩走上一俄里或一俄里半的時候就很少。爲了順利地通過冰塊之間像溝樣的窄狹過道，通常總是用槳搖。雖然小小的“雅庫次克”號上有着乘組員四十五人，但是誰也得不到真正的休息：一會兒要落帆，一會兒要搖槳，一會兒要用棍子推冰塊，一會兒要用尖頭鐵棍剝舷外的冰層。到夜間，一聽到冰塊撞着或磨着薄薄的船舷時，海員們馬上就得急忙起來。拉泊特夫和車留斯肯有時整夜不睡。

“雅庫次克”號慢慢地向西駛去。越過了一個掩蓋着厚冰，有些北極白狐在上面奔跑的海灣。人們把它叫做諾爾德維克灣。八月初旬到達了哈唐格灣。在這裏，幸而把船駛入一條小河口，才勉強避免了冰險。當風吹散了冰塊時，又重新掛帆，駛出哈唐格灣。